

高尔基文集

第七卷

短篇小说

特写诗

1913——19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7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5}{8}$ 插页 3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书号 10019·3538

定价 1.65 元

目 次

无所不在	1
盗窃	13
音乐	36
茶炊	43
在戏院和马戏班里	50
穆康的传说	57
达梅尔兰的传说	61
火灾	66
记一个男孩	100
信	105
剧场散记	109
神女与傻瓜	118
米沙	125
街头(随感)	136
风敲打着窗棂	140
在芬兰	142
不合群的人	144
我怎样读书(故事)	158
歌	182
亚什卡(童话)	186

哲学的害处	191
初恋	206
隐士	245
守夜人	277
单恋	312
一个英雄的故事	369
长腿蚊	409
一本小说的故事	454
可笑的奇闻	484
牧人	522

无所不在*

一个秋天的傍晚，天地一片铅灰色；寒冷的毛毛细雨不停地撒落在柏林千家万户的屋顶上，落在举止庄重的德国人的雨伞上，落在马路的石块上。身躯高大肥胖、脸颊红润的行人挺着便便大腹，在单调笔直的马路上匆匆地走着。

这座巨大的城市——今天到处湿漉漉的，既寒冷又阴沉——方方正正，呆板得令人生厌，它有如一个棋盘，象有个隐身人驱赶着这棋盘上的黑色棋子儿，默默地下着一盘复杂而难解的棋。

在无数的屋顶之间，在杂乱的一片片黑色树木的上空，国会大厦的圆顶就象一个被俘的巨人勇士的金盔在幽暗地闪光，纵横交错的街道象一条条粗大的锁链，鳞次栉比的房屋象一节节灰色的石环，将这巨人捆住。

苍白寒冷的点点灯光在闪烁，马路上石头缝隙里和坑洼里的积水发出淡蓝色的闪光，几条细小的水流酷似静脉和浓稠的污血。灯光暗处是片片阴影，庞大的城市显得更加沉重，好象在往潮湿的土地里下陷；房屋变得更低矮、阴森，人们看上去更渺小、更忙碌；四周的一切更显得陈旧，老态龙钟；厚实的墙上斑斑湿渍越加明显，排水管里哗哗的流水声听起来格外清晰，屋檐上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二月《教育》杂志第二期。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卷。

沉重的水滴顺从地落在人行道的石板上。

一切都使人感到沉闷。这座灰色的城市庞大无比，洁净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并不舒适，似乎建造它并不是为了让人居住，而是供人观赏的。人们被禁锢在砖瓦石块之中生活着。他们在城市的街道上东奔西跑，犹如笼子里的老鼠，看着他们，使人不由产生一种怜悯的心情：他们生活得毫无意义，无可挽回地永远被毁了，他们将永远不会超越至今他们所创造的一切，永远不会感到自己能够过另一种生活，更自由、更愉快的生活。

汽车声嘶力竭地、刺耳地鸣叫，电车在哀号般地吼叫，闪亮的车厢隆隆作响，车轮下发出蓝色的火花；闪着幽暗灯光的窗户显得多疑、阴郁，好象在凄凉地哭泣。一切都给人一种极度疲惫的印象，到处都很潮湿，宛如一个热病患者在淌汗。教堂敞开的大门如同风烛残年的老人没有牙齿的嘴，教堂的钟声在绝望地震颤，连教堂门口来去匆匆的行人也听不见。

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两根柱子之间，有三个人依偎着挤在柱子下面：年迈的一个是报贩，他的唇髭已经花白，宽阔的下巴刚刚剃过；另外两个是清道夫，一个身材矮小、敦实，另一个驼背，他的身躯佝偻得象个问号。

驼背清道夫戴着一顶皮帽子。他头顶上空有一个生满绿锈的铜架子，一盏小灯发出微弱惨淡的亮光，光线照在他手中展开的报纸上；他象念《圣经》一样小声但清晰而又庄重地念着什么，报贩从他背后贪婪地盯着报纸，轻声赞叹道：

“好极了！噢，这太好了！”

身材敦实的清道夫合着读报人的声音的节奏赞同地点着头。他也深信不疑地说：

“这是真理！老卡尔^①很懂得真理，并且能讲得很透

彻。……”

教堂里一个黑色的人影慢慢地疲倦地在走动，点燃一盏盏微弱昏黄的小灯。教堂门口三个人的身躯已溶成一体，象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人。驼背的声音更加庄重了，白色的灯光清晰地照着报头上粗黑的字体：《前进报》②

从纽约高楼林立的街道望去，透过凝聚在炎热空气中的一片尘烟，天空如同沼泽中的水一样，灰蓝而又混浊。

快到中午时分了，但太阳还藏匿在十层高楼大厦的屋顶后面，这些大楼的单调、笔直而又肮脏的墙壁笼罩在一片阴影中，这阴影令人感到闷气，没有一丝凉意。灼热的太阳越过屋脊，只照在一些楼房高层的窗户上，照不到那些五光十色的招牌。所有的墙壁都缀满了花花绿绿象补丁似的招牌，使这些楼房看上去活象一群乞丐。

从街面直到楼顶都充满粘湿的热空气，窗户全开着，但没有一个窗口能看到鲜花、绿叶或一点鲜艳的色彩；所有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一切都被烟雾熏黑，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机油、胶水、皮革、汗水等的气味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流向满是垃圾的黑色街面。

低沉嘈杂的劳动的声响伴随着各种气味从千百个窗口不断传到街上：机器在隆隆轰鸣，木材刨床发出尖厉的啸声，钢锯在呜咽，制革工人为了清除皮毛用棍棒把皮子敲得啪啪作响。

街道就象一条排泄污水的阴沟，浓稠得如同石油一般的、巨

① 显然指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之一。

② 一八九一至一九三三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大的喧嚣声浪和各种不同味道的气流在阴沟里缓慢地向一片混沌沌的、看不到尽头的远处流去。象春天冰块一样的灰色卡车，装载煤炭和其它货物的黑色大车，仿佛被毁灭了的生活的残破碎片在这阴沟里漂浮。一切都显得笨拙、僵硬而又沉重。那永不停息的劳动发出胜利的轰鸣声，这声音激起的幻想，使人产生一些奇特的联想：高层楼房笔直的墙壁仿佛是中世纪坚不可摧的城堡，似乎眼看街上就会出现披坚执锐的勇士，他们破坏、掠夺，然后从容地把夺来的东西运出城去，把俘虏带走。

在无数的大车、汽车以及宛如大象那样笨拙的高头大马之间，人们——劳动的俘虏，几乎不被注意；汗流浹背、满身污垢、长着两脚的人影，与那些林立的楼房，堆积如山的货物以及他们周围在街上沉重而又缓慢地运动着的一切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人们非常渺小，当你看见他们在城市密如蛛网的街道上惘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由地会想到，这些人恐怕未必能战胜充满闷热恶浊空气的、处处是肮脏和油烟的、僵硬而又令人抑郁的生活。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从一盏街灯下出现一个身穿红色绒衣的魁梧的小伙子，肩上扛着几根类似铁棍的东西；他象马戏团里的角力士一样矫健、强壮，他敏捷地把那铁棍似的东西装在街灯的灯柱上——象搭起了一个小台，小伙子轻盈地纵身跳到台上，一手扶着灯柱，一手附在嘴边，向街上喊道：

“喂，伙计们！”

他一脸花雀斑，一头火红的鬃发，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兴奋激动；瞧，他摘下了揉皱的旧帽子，象一面黑旗似的挥动着它。他轻而易举地压住了街道上的喧闹声，嗓音洪亮地嚷道：

“喂，伙计们！请你们给我两分钟时间，只要两分钟，好吗？Олл райт？①”

大车慢慢地、不停地走着，汽车在奔驰，几个身体敦实，象黑人一样黑的人，沉默不语，一边走，一边抽着烟斗，嚼着烟草。一个象两普特重的砝码似的又矮又胖的爱尔兰警察慢慢悠悠地朝那街灯走去，挂在皮带上的警棍不停地摇摆着。

钟敲了十二下，街道上立刻充满了各种啸声和吼声，从这些声音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种贪婪、饥饿和凶恶的吠声，就象是一条大狗因为被夺走了它还没有来得及啃完的骨头而发出的嗥嗥声。

随着汽笛的响声，工人、儿童和其他男男女女的深蓝色人影，躲开汽笛，从楼房拥向街头；深沟似的街道立即充满了另一种喧闹声，人们象陀螺似地在街上、在大车之间，在沮丧的马头下面旋转。

街灯旁的那个小伙子高高地挺立着，他身上的红绒衣是街上仅有的一点红颜色，特别引人注目；他晃动着红发的脑袋，脸部的表情时时变换着：他成了耸立在由活人汇成的黑压压的人流岸上的一座灯塔，在这一群群的人们上空，可以清楚地听到他召唤的声音：

“到这儿来，伙计们，这儿有人在讲工人兄弟们生活的真实情况，讲他们劳动和自由的权利！”

人群在他身边流过，但逐渐地在那盏街灯的周围仿佛形成了一个漩涡，越来越多的人在活灯塔的旁边停住脚步，昂首仰望；红头发的小伙子向他们俯下身子，用力挥动着一只手臂，好

① 英语的俄译音：好吗？

象在向他们指明道路，他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如同警钟在敲响：

“你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你们说，难道生活就应该象现在这样吗？难道你们是奴隶，不想过上好日子吗？”

人越聚越多，鸦雀无声，只是偶尔从人群中传来几声赞同的喊声，这些喊声渐渐越来越多，越来越响。

“好极了，小伙子！Вэри уэлл, бойс！ Олл райт！ ①”

“世界上一切宝贵和美好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可是你们能享有这宝贵和美好的一切吗？”

警察宽阔的肩背靠在一盏街灯的铁柱上，他本人也象是铁铸的一样；他冷漠地嚼着烟草，那双毫无生气的小眼睛上长着白睫毛，脸颊上呈现出一个嗜酒成癖的人所固有的紫红色。他不时扬起黄色的眉毛，也喃喃地说道：

“好极了！ Олл райт……”

从黑压压的人群中发出的赞同声更加响亮了，伴随着这些声音，演讲人强有力的嗓音在上空自由飘荡，他充满信念的话语声在飞扬；他自己也象一只火红的鸟——新生活的预报者，在他们头上飞翔。……

地下铁道的一个车站，一条由白色瓷砖铺设的狭长隧道通向两边，五光十色的广告琳琅满目。珍珠般的电灯，宛如一串项链向远处延伸。墙壁象涂了一层脂油似的油光锃亮；通向左右两边的铁轨在黑色的地面上闪闪发光；在颤动的灯光下，看上去，一段段铁轨好象溶化了的铁水在流淌。

从上面传来人们生活的永不停息的巨大声响，这是战无不

① 英语的俄译音：好极了，小伙子们！对！

胜的人们所从事的伟大劳动的轻柔回声。在这儿——地下，这声音如同风琴奏出的庄严乐声，它会使人想到，地面上人们已经建立了光明愉快的生活，此刻他们正在赞美智慧与意志的伟大力量。

从隧道深处，时而从右边，时而从左边，几乎每分钟都有列车驶来，酷似条条火蛇在飞驰，使白色的圆形隧道充满了钢铁的隆隆声和吼声，随后又消失在隧道中。

四周的一切在强烈地震颤；人们会不由地认为，整个大地一层层都凿出了这样明亮的通道；这些由人的智慧创造、由人的意志控制、由神秘力量推动、发出隆隆响声在穿行的铁蛇，从四面八方以神奇的速度钻到地里。

一列闪亮的车厢驶近车站，停住了，颤抖了一下，把十来个愉快兴奋的人吐到月台上，又吞下另外十来个取代他们，然后在一片灯光和隆隆声中金属的车体又沿着隧道飞去，发着响声，喷出机油和煤渣的气味，随即消失，似乎急于要把大地钻得更深更透。

车厢和土地神经质地颤抖，疯狂的高速运行与等候列车的人们那种平静的态度极不协调，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

初看上去，这些人毫无区别，个个萎靡不振，面容憔悴，但当列车刚停，他们匆忙跳下车时那种危险动作不禁令人吃惊，那些跳上震颤着的、看来随时会爆炸的车厢的人所表现出的稳重使人惊讶。过后，你从他们的动作中会感到，这些人已习惯地意识到自己是征服自然力量的胜利者。

在售票处附近，一群工人在大声交谈，其中一个长着鹰钩鼻子，蓄着两撇小胡子，后脑勺上戴着一顶揉皱的灰帽子的人格外慷慨激昂；他一只手做着砍劈的动作，大声嚷道：

“是呀，一个人离开人民，受损害的不是人民，而是这个人自己……”

“是的，不过，白里安^①……”

“这块骨头在我的汤里已经煮得没有味道了，把它扔给狗吃，我毫不可惜。”

爆发出一阵笑声。在这儿，地下，听到这笑声使人感到高兴。笑声极其美妙地回答了来自地面上风琴般的响声。

一个人用圆润浑厚的嗓音严肃而又郑重地说：

“说得对！显然，他所能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已经给了，然后……”

“我们比以前富了，他呢——变穷了……”

一条棕黄色的狗不知从哪儿跑到人们的脚下，它毛茸茸的尾巴翘到脊背上，伸出绯红的舌头，用那双灵敏的黑眼睛匆匆地打量着人们的脚，并用鼻子嗅着。

一个蓄着唇髭，身穿沾满各色油漆的工作服的大个子，彬彬有礼地抬起帽子，向那条狗问道：

“您的票呢？”

一阵健康的、响亮的笑声。那条狗坐在穿着工作服的人的脚旁，用后脚挠着毛茸茸的耳朵，这人蓦地一下把狗抓到手上，手舞足蹈地唱着：

“玛丽耶塔，我的玛丽耶塔……”

有两三个人随着他伴唱，那个年轻激昂的嗓子也唱着自编的歌词：

“我们的劳动是文化的基础，整个世界落在工人的肩

① 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客，早年参加社会党，后被开除，曾多次任总理和处长等职。

上……”

从隧道的白色喉咙中一个独眼的怪物飞奔而来，震得一串珍珠似的灯光在颤动；这怪物来到后，把站台上所有的人一扫而光，然后尖啸一声飞向大地的深处，或飞往地面，这个世界上最大一个城市的生活的音乐旋律正从那里庄严地传到隧道里来。

热那亚港口浑绿的水面上撒满了一层细小的煤尘，正午直射的阳光在这层薄膜上闪着银光，在一片片闪亮的石油上发出珍珠般的神奇的斑斓色彩。

港口停满了来自各国的巨轮；浓稠而又肮脏的海水在高高的船舷之间几乎静止不动，载着煤的笨重的驳船互相轻轻地碰撞着，系船缆绳发出沙沙的声音，不时还轧轧作响，锚链哗啦哗啦地响。小汽艇象水上的小甲虫，噗噗地喷着气，在水面上穿梭飞掠。有一种东西发出均匀的轰隆声，很象是大鼓的皮面上发出低沉的懒洋洋的敲击声。

桅杆象密林一样，一齐指向炎热的天空，船上的横桁象画上去的一条条横线，酷似一支支巨箭，被一只有力的手臂射向天空的四面八方。轻柔的海风徐徐吹来，五彩缤纷的旗子在湛蓝的天空中飘扬，桅杆的缆绳上晾晒着船员的绒衣。铁链、粗缆纵横交错，仿佛想把一艘艘挺拔的轮船留在这石砌的圆形港湾内，这些船只宛如落网的鱼儿一样，被绳索捆绑着，在污染了的浊水中沉睡。

坐落在山上的大理石城的万扇明亮的窗户朝着黑黢黢的港口，它向山下的大海发出生气勃勃的、沸腾的喧闹声，而海港也报之以铁链的轰隆声，哨声，蒸汽的叹息声，海水拍溅船舷铁板和岸石时发出的懒洋洋的声音。

在一艘不大的货船船尾的绞盘旁边，垂着一块皱折不平的帆布，在它的阴影里坐着三个黑人和一个被太阳晒得和他们一样黧黑的意大利人，他的头发修剪得很平整，脸刮得泛出青色，两条浓眉象两撇胡子那样粗黑。

他们面前的一个肮脏的箱子上放着四杯略带紫色的利古里亚^①酒，一块形状不齐的奶酪和一些面包片。他们既没吃也没喝：三个黑人掀起外翻的厚嘴唇，入神地倾听着意大利人勇敢地、滔滔不绝地讲述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谈论的事情。

三个黑人注视着他的嘴和手，那双手在黑人面前不断挥动，仿佛这水手是用富有表现力的手指在说话，即使不用言词，几乎也能为人所理解。他右边的衣袖破了，象面白旗在飘动，使裸露到肩头的古铜色手臂和一直刺到肘部的深蓝色的花纹格外显眼。

其中一个黑人双鬓上的鬈发已经斑白，他没有左耳，下面一排牙齿已经脱落；另一个黑人是个宽鼻梁的巨人，长着一张和蔼的圆脸和一双孩子般天真的眼睛；第三个黑人是青年，象一头野兽一样灵活，半裸露着的身体在太阳下象块磨亮的铁一样油光闪闪。他聪明的脸庞长得象亚利安人那样端正，嘴唇并不厚，圆鼓鼓的犹如樱桃，俊美的眼睛含着深思的神情——象一个热恋着的女人的眼睛。他格外专注地听着，整个身躯向前探着，仿佛要向说话的人扑过去似的，讲话的人用一种坚定有力的手势象把什么东西从自己身旁推开，他骄傲地大声说：

“对我们来说，没有犹太人、黑人、土耳其人、中国人之分：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兄弟！”

年迈的黑人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用英语对自己的同伴说，

① 利古里亚为意大利北部的省份。

“对他来说，没有人种之分，这话说得对！”

“你认识我有十五年了！”

“是啊！”黑人有力地喊道，用手掌把帽子推到那只难看的耳朵上；他不知为什么也很激动：用乌黑的手抓起一杯酒，举得高高的，用手指指着酒继续说：

“听他说话好比喝这美酒一样——好极了！他，永远是他，他不不论在什么地方都重复这样说：所有人，包括有色人种，都是人！我知道，现在四海之内说这话的比以前多了！他无数次反复这样说，这样做，先是一个人赞同他，接着是第二个人，这样，好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噢，我这个老人知道得很清楚。当白人说耶稣的时候——要离开他，当白人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听他！这是真理！我见过世面……”

那个年轻的黑人欠身站起来，既严肃又庄重，把杯子向水手伸过去，操着法语，用青年人纯正的嗓子说道：

“知道这些对我很有好处。让我们为所有人——我和一切善良的人，能象您所希望的那样生活而干杯，好吗？”

巨人般的黑人也用长手拿着杯子伸向白人，杯子整个淹没在他黑色的手掌中，他呵呵地笑着，露出大猩猩般的直到两耳的巨齿，那双耳朵酷似两节锚链。他笑着用意大利语喊道：

“喝，尽情地喝！”

黑人厨师把自己的杯子举得更高，象是威胁着谁，又说：

“这是社会主义！它无所不在：在海地^①、在格拉斯哥^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③——无所不在！就象这太阳……”

① 在拉丁美洲。

② 英国苏格兰西南的城市。

③ 阿根廷首都。

四个人都笑了起来：笑得最响的是意大利人，其次，是那个巨大的黑人，他的笑象深沉的吼叫；年轻的黑人甚至闭上了眼睛，仰面大笑；老厨师尖声地笑着，笑声不大，他喊道：

“无所不在！对！我知道！”

周 圣 译

盗 窃*

秋天，一个身材矮小，长着火红色头发，名叫卢卡·切金的士兵从察里津坐轮船到马卡里耶夫去。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长着一双鹰鹫似的圆眼睛；唇髭又粗又硬，大得和脸盘儿不相称，虽然它乱支楞着，并不好看，但是卢卡却因为自己有这样的唇髭而感到非常自豪。

卢卡在酒鬼中尉斯列普欣手下当了三年多的勤务兵，听他那位子女众多的黑眼睛妻子使唤。中尉叫她加尔卡。三年来他忍气吞声地听她怒气冲冲的呵斥，受了她好些冤枉气。斯列普欣自己打牌输了钱，或者跟老婆吵了架，也没少用他那双总是汗津津的大巴掌扇卢卡的耳光。

但是当卢卡准备回家的时候，中尉走进厨房，用郁郁不乐的声音和气地说：

“要走了，卢坎①？”

“是，长官！”

“嗯，上帝保佑你！”

中尉是个胖子，浮肿的脸又红又亮。他长着黑色的大胡子和一双烦闷无神的小眼睛。每当他发起火来，眼白充血，瞳人变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教育》杂志第六期。译自《高尔基三十卷集》第十四卷。

① 卢卡的爱称。